

天下

感動推薦

台灣藝術大學校長 黃光男

兩廳院董事長 陳郁秀

關於美之必要

露絲·詹德勒 著 楊雅婷 譯

*Notes on the
Need for Beauty*

J. Ruth Gendler

美就像水一樣，既是尋常而必要的，又不同凡俗，撼動人心。
它如水一般，以許多形式呈現，無所不在。
美搭起橋樑，連接感官與靈魂。美開啟了創造力與智慧的大門。

關於美之必要

Notes on the Need for Beauty

作者／詹德勒 (J.Ruth Gendler)

責任編輯／陳宣妙

內頁插畫／詹德勒 (J.Ruth Gendler)

封面設計／蕭雅慧

發行人／殷允芃

出版部總編輯／金玉梅

出版者／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／台北市 104 南京東路二段 139 號 11 樓

讀者服務／(02) 2662-0332 傳真／(02) 2662-6048

天下雜誌 Group 網址／<http://www.cw.com.tw>

劃撥帳號／01895001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・羅明通律師

電腦排版／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製版／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

裝訂廠／政春裝訂股份有限公司

總經銷／大和圖書有限公司 電話／(02) 8990-2588

出版日期／2008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行

定價／300 元

Notes on the Need for Beauty: An Intimate Look at an Essential Quality

Copyright © 2007 by J. Ruth Gendler

Copyright licenced by Marlowe & Company, part of the Avalon Publishing Group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8 by Commonwealth Magazine Co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書號：BCCL0011P

ISBN：978-986-6582-70-7 (平裝)

天下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cwbook.com.tw>

港台書

B83-53
20/06



關於美之必要

露絲·詹德勒 著 楊雅婷 譯



*Notes on the
Need for Beauty*

J. Ruth Gendler

005 序 美的邀請

美邀請我們搭起橋樑，連結感官與靈魂、沉思與表達，以及我們自己與世界。

021 阿芙洛蒂的禮物

我們的眼睛是來自美神的禮物；我們的眼睛映照出世界之美。

053 各式各樣的光，仁慈的黑暗

光創造了美，而美也經常創造了光。

089 鏡與窗

鏡子變成一扇窗；我們是彼此的鏡子，突然間，我們發現自己也是窗，各自開向不同的世界；缺少了彼此，我們便無法認識這些世界。

119 美的秘密，愛的故事

愛就像誕生與死亡，會打開心房，打破對美的夢想，以展現另一種比我們所知的更廣大、更狂野珍貴的美。

155 美與醜

學習分辨出使感官遲鈍、靈魂麻木、削弱生命力的醜陋，正如學習認出真正的美一般，都是一種挑戰。

191 臉與面具

我是誰這個問題邀請我們深入自我，也超越自我，發現我們的美的秘密根源，讓自己歸屬於生命之流。它卸下我們每天戴的面具，暗示我們遠比自己所知道的更豐富。

227 碎布與絲線，披肩與圍巾

衣服是身體靈氣的具體顯現；服裝的目的在延伸表現靈魂。

263 骨、氣息與語言：生之讚

身體是一場慶典、一首美妙的歌曲、一種融合許多節奏與調子的舞蹈。身體既是宴會，也是我們帶到宴會上的禮物。

319 杯、碗與籃

我們是盛裝靈魂的小碗，是為了廣大而存在的親密之罐。



好評推薦

「許多藝術家以與生俱來的高度感官敏銳度，往往能看到、聽到、感受到來自天地間的美好訊息，而這些，經常被一般人所忽略；我們追求真、善、美，殊不知空靈的大自然與凡俗的紅塵人間，也會帶來諸多啟發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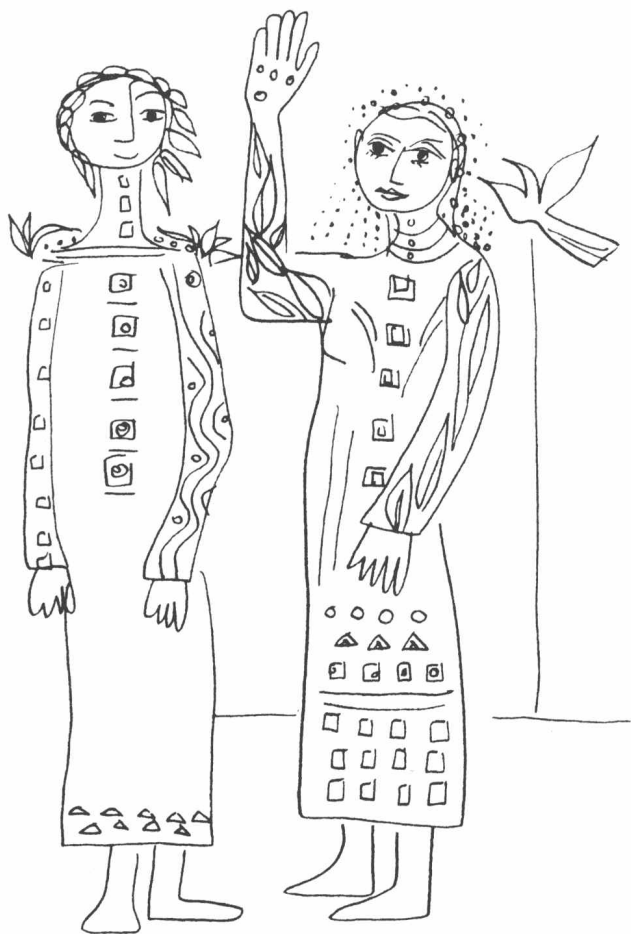
學藝術出身的本書作者，用靈巧的眼和熱情的心，不設防地擁抱所見所感，以直觀書寫她的美感經驗，鋪陳出種種美的描述與意境，一步一步將讀者帶往她那美的世界，讓人深刻體悟，只要胸襟開放、心靈柔軟，那麼，美是時時刻刻、事事物物，美是一顰一笑，美是幸福！」

——國家戲劇院暨國家音樂廳董事長

陳郁秀

序

美的邀請





美不介意回答問題，她喜愛謎語。

任何有勇氣邀請她的人，美都將與之共舞。

——引自《心情國度》——

二十五年前，當我初次寫下這些字句時，才剛開始想像如何邀請美進入我們的生命。我完全沒想到，這些字句會引領我如此深入地探索美的領域。

書寫美，感覺有如掬飲清泉。泉水甘甜可口；清新純淨得令人驚奇。長久以來，我一直喝著平淡的水，忘了水的滋味可以如此甘美。美就像水一樣，尋常而必要，但又不同凡俗、撼動人心。

美以許多形式呈現，它無所不在，如水一般。水流貫世界，存在萬物之中：從我們的細胞、地底伏流到壯觀的暴風雨；美也是同樣地流轉、積聚、傾

注。觀看並傾聽雨如何改變世界，尋溯河流的軌跡，在海洋邊緣談話，在瀑布底下游泳，這些經驗都如此美好。美漱洗雙眼，時而令人落淚。我們沈浸在美
中，盡情暢飲。

漸漸地，我開始品嚐另一種美：屬於未知的、無以名狀的事物，矛盾與弔詭之美。美簡單且複雜，既顯而易見，又難以捉摸，既淺薄又深刻，既渾然天成，又經過精心雕琢，既無法定義，又必須表達。美存在於火的光輝、肉體與靈魂、景象與音樂、活動與靜止、日與夜的循環。

美拒絕接受分析，拒絕成為完美。美在我們的內外活動，重組我們的情緒，帶我們回到自己所屬。美變動不居，美凝然靜止；美是黑暗中的光亮，光亮中的黑暗；美是最細緻的淡白和藍色，最濃郁的靛青、深棕和黑色，最明豔的紅、橘與金色。我們在許多經驗的交會、邊緣和核心發現美。雖然我們不斷試圖談論內在或外在的美，語言卻過於靜滯，試圖將美定型。美是能量，而非形象，那種能量可以到達任何地方；那種能量展現為某種形象、某種形式、許



多形象、許多樣貌。



身為視覺藝術家，我經常從視覺的角度思考美。藝術創作是一種觀看的過程，當我們看得更深入，便會在意外之處發現美。當我從事藝術創作時，動作常愈來愈慢，對於周遭事物的感知卻愈來愈鮮明。紙張的觸感、簇新的藍墨、閃亮的黑墨、素材的質地和生氣，這一切都令人滿足。有時，當我從工作室出來，每一樣原本平凡無奇的事物都變得生動無比，教我吃驚得說不出話來。

身為一個藝術家，我以特殊的方式練習拓展視覺，運用感官；我的雙手知道如何創造秩序，將一塊石頭擺在另一塊旁邊，彷彿那是一種語言。藝術創作是我理解世界、看待自身經驗的方式之一。我開始畫一些心中有葉片的人，然後驚異地發現，這些葉人愈看愈像天使。一種形狀變成其他形狀。葉片變成火

焰、變成翅膀。

工作時，我需要以新的方式注視熟悉的事物。我的工作容許我依循自己提出的問題，傾聽朋友、老師和學生的夢想與故事。爲了探討對於美的必要，我隨手記下各種觀察和感想，在湖上住一星期、每天看旭日從水面升起，跟小二二的學生討論他們夢中的動物，造訪花園和資源回收場，這些經驗都成爲絕佳的機會，讓我探索美的各種性質。

書寫美就像你在室內泳池泅泳了多年後，有機會縱身躍入群山環繞的湖水之中。置身山湖，有種令人振奮的自由感。當我懷著單純的喜悅而游時，可以感覺到下方深不可測的水和上方湛藍的天空，也感覺到自己生命的躍動。我也許看不見一同徜徉湖中的鱒魚或水獺，但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。

美的研究其實是許多層次的搜尋。我渴望掙脫習慣的模式，向外觀看各種不同的文化。在這些文化中，「神秘」仍然活著，人們將更多時間投注於慶祝、交換禮物、舞蹈、演奏音樂。雖然旅行遠方很棒，但幾次最重要的旅行，卻是



我以藝術家與詩人的身分造訪學校。聆聽孩子們思索美醜，使我深刻體認到美其實無所不在。我第一次拜訪某個班級時，一名青少年寫道：「美不喝沛綠雅礦泉水。美不吃迷你三明治配下午茶。美不穿蕾絲睡袍。因為美忙著照料中國的稻田。」

我研究美的目的不在證明某項學術論點；我並沒有預設看法或理論。我所做的是探索和頌揚美，感覺美既珍貴又尋常——它太少出現於我們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中，但只要稍加留意，它又隨處可得。由於我們的文化經常強調美最膚淺的面向，使我們忘了美是人生最深奧基本的性質之一。我相信，藉由注重美、擴展對於美的知覺，我們將能懷著更多的感謝、驚奇與崇敬投入生活。

大一年結束時，我和朋友們擠進一輛小豐田橫越美國。望著夕陽西沈，那一輪滿月上升低緩的綠色丘陵，我感覺到祈禱書中所暗示的、一種完滿神聖的香氣。綿延如玉帶的道路之上，天地合一，而我們在偌大的空間裡看光影變化。如今回想起來，那也許是我第一次發現，美緊密地連結起「時與光」的無

限韻律。

二十來歲時，爲了當一個嚴肅的人，我假裝美並不重要，或是被過分強調了。但我又經常爲四處可見的醜陋感到沮喪。當我開始撰寫關於工藝師傳的文章時，吸引我的不僅是成品，還有創造的過程。欣賞他們對於質地的堅持，以及靈巧嫺熟的手藝，令我覺得快樂。織工紡織色澤或濃或淡的紗，織品藝術家依顏色排列櫃子上的布料，在在顯出尋常事物中的美。

在這段時期，我粗略寫了幾頁「美的筆

記」，大部分都在感嘆我眼中的許多扭

曲、誤解和操弄

美的方式。如

今，我相信美

太過重要，不

能任由廣告、時





尚、化妝品、雜誌和電影製作者宰制。



還記得荷柏特「隨緣行善，無需理由地表現美」的說法剛出現不久，便成為傳誦的名言。人們喜愛這句話，因為它將美與善牽繫在一起，使美超越美學的領域，回歸心靈。這樣的勸告不僅實際，也合乎倫理。美令我們敞開胸襟，讓我們與他人的心靈和世界的靈魂相感通；美使我們與萬物的連結更加深刻。美開啓了創造力與智慧的大門。

人們貶抑美的重要，也許是因為知道它的力量有多強大。美讓我們在一成不變的軌道上停下腳步，將我們抽離自我，同時又帶我們進入本心。我們常覺厭煩，因為尚未嚐到它真正的甘美。所謂「多情」，通常是軟弱黏滯，缺乏真情堅持、同時也是美所蘊含的清晰、專注、大膽與熱烈。我們的生活與生生不

息的大地之美隔絕，也與我們內在的美隔絕。我們活在如此遠離生命本質的時空中，怎能知曉真正的甘美為何物？

當我跟學生討論美這種性質時，我們想像美與好奇、勇氣、恐懼、醜陋及和諧的關係。如同美，好奇也被用來描述一種欲望——將事物抽離出本身、將它們拉向彼此的欲望。有個女孩在詩的開端寫下：「河流好奇地湧向海洋。海洋好奇地迎接河流。」她描寫好奇如何像美一樣，引領我們接近自然所蘊含的神秘。有個六年級男孩說：「好奇教導貓咪走路，教導河流奔跑，教導花朵綻放。」他的話應和著心理學家希爾曼的陳述：美是「諸神碰觸我們的感官、感動人心、並吸引我們投入生命」的方式。希爾曼並未說明美是什麼，卻暗示了美如何讓人融入世界。美並非偶然、瑣碎、無足輕重；相反地，它位居核心，攪動我們的心靈和敏感的身體，以它的直接和愉悅吸引我們投入生命。

長久以來，原住民文化和古代科學家一直相信：天地之間存在著一種神聖的模式、隱藏的完整、構成萬物基礎的和諧；如今，科學家開始證實這個信



念。當原住民談到「美之道」時，總是對「平衡」懷著極高崇敬：日夜、天地、剛柔、生死。一般認為美是短暫而稀少的，但相對於這種觀念，美也可能是人與生命最自然的關係。道家的陰陽太極，西藏僧侶的神聖曼陀羅，澳洲原住民的黃金時代，以及凱爾特族的字母，都尊崇韻律與模式，也就是大自然的美、智慧和力量。

印地安納瓦荷語中的 *hozho* 這個字，翻譯成英文為 *beauty*（美），同時也含有和諧、完整、善的意義。有個關於當代納瓦荷織工的故事，顯示美如何生氣蓬勃地活躍於我們之間。「有個男人分別在兩個場合，向同一名織工訂製圖案非常複雜的織毯。兩條織毯都織得完美無瑕，而織工對她的兄弟說，擁有它們的人一定很特別。納瓦荷人認為，織毯最後的樣貌，並不是取決於織工的技藝和能力，而是擁有者人生中的 *hozho*。是他人生的 *hozho* 喚起地毯的美。」在納瓦荷的世界觀裡，美不只存在於物體或製造物體的藝術家；它表現在各種關係之中。

雖然我們生活在高度物質主義的文化中，弔詭的是，我們卻不十分在乎物質——它們是什麼做的，我們在什麼狀態下製造它們。正如陶藝家妮德曼所言：「我們吞下麵包的同時，也吸收了麵包師的態度。」牟敦說：「震顫派教徒做的椅子之所以特別優美，是由於他們相信，天使可能會來坐這張椅子。」

美是令人無法忽視的存在，它是朋友、老師、同伴、意外的訪客、一個你希望他能多待一會兒的客人。我們專注於自己生活中的痛苦與渴望，往往視美為理所當然。處境極端艱苦的人們，反而能見證美的支持力量。在比利時被納粹佔據期間，以反諷與智性的超現實風格聞名的馬格利特，開創出華麗的印象派圖畫，藉以在當時的恐怖環境中頌揚生命。

張戎在文革時期和家人從水泥宅院被送到一棟三層樓房，住進頂樓老舊而優美的公寓房間。「當時，美備受鄙視，所以我們才會被送進這幢美麗的房子當做懲罰。寬敞的長方形大廳鋪有拼花地板，三面玻璃牆使得室內非常明亮，晴天還可以望見遠方的雪山。」遼闊的景致和變化萬千的光影為張戎帶來許多